

區間車

怎麼隱藏，我的悲傷，像一節節車廂下，在摩擦的軌道，我不想成為在火車下，一顆顆眾多堆疊一起的小石頭，我的心情像鐵軌一樣激烈的吼著，而座位旁的人們安靜著，數位版上的時間快速的跳動著，車頭和車尾的距離就像我和城市永不相交的差距。

如果我在城市就好了，每當我聽著周圍的人在討論城市黎明的燈火，那光就罩著我與城市的距離那樣遠，像我在區間車上的玻璃看著它。

小時候家裡窮，沒什麼錢，爸爸媽媽硬是把我送去了私立學校，那時我常常埋怨著自己的家境，區間車陪了我整個學生時期；每當同學眾說紛紜討論著，衣服的品牌、手機的價位，和簡簡單單的衛生棉舒適度，那價錢的高度，他們的“速度”儼如區間車沿著鐵軌旁的自強號，是那樣的快速，那列車長肯定是爸媽。

我好像永遠都比不上那些在速度上，那樣快的火車，在漫漫長夜裡，漫漫的看著窗，再慢慢的走過火車旁。憶起，爸爸工作忙，我是媽媽陪著長大的，從媽媽身懷六甲，到嗷嗷待哺的我，都是乘著區間車長大的，她牽著我的手，每次經過山洞她都會唱著《火車快飛》說著「我們要過山洞了！」搭過，從北上到南下，經過阿里山線、整個台灣，田裡無邊，風景雲煙但我已經沒記憶了。

《火車叨位去》「車過洞已經是 晚上 但是什麼都過去 過去像溪邊的田蝦 都是過去的日子 這時我像離開水的魚」唱著這首歌周杰倫的歌，已經是高中了，我最常搭的就是從嘉義到水上站的火車，到嘉義只要六分鐘，每次都會經過 23.5 度的「北回歸線」—— 哐啷哐啷的鐵軌聲，夜晚的田倒映著天，黑黑的一片，街景拉遠了城市間的燈火，喧囂在窗外零碎，月遮了雲顯現。

那時的課業如巍巍的阿里山那樣大，加上從八掌溪旁的輔仁休學，常常搭著車到嘉義車站，在墊腳石看書後再繞文化路、偶爾到嘉年華看電影、在中山路上吃麥當勞、看著 KANO 棒球的雕像，想起那時的我，常常獨自坐著 22：45 從嘉義到水上的末班車回家，有時會遇到幾個拖著疲憊身子回家的學生，或是遇見精力充沛正在視訊的外勞，甚至有時整台車裡只剩廣播小姐的聲音陪著我，分別喚著，台語、國語、客語、英語的「水上站快到了」，好像在叫醒快要睡著和太怕安靜的自己——逼逼逼，我下了車，過一陣子就——額的一聲關上門。

每次都要抬著自己被綁上 10 斤石頭的腳才能走上每一層階梯，想起那時常在攀比的人類，好希望第一名和最後一名只要能像火車一樣到達我要的目的地就好，我只想做我自己，不想比較，我勸著自己，疲憊要像末班車一樣隨之而散，要趕快打起精神來用力的

走，剛好最近水上站要加蓋新電梯了，之後老媽也可以搭乘。每次我都記得要在嘉義站走到第五節車廂上車，這樣從水上站下車，就不需要走太久的路程到第二月台，再從第二月台走天台到第一月台，從高處往下看永無止境的平行線是另一頭看不到的遠方。如果我是火車，那只有自己去了一遍，才會探索自己的目的地，偶爾在搭車會遇上不一樣的色彩，都期待有不一樣的車廂，和不一樣的新朋友，我遇過最深刻的的朋友就是區間車上的熊、胸口有 V，很像台灣黑熊，他很黑叫喔熊(有時出現在火車上的觀光熊)。

四季裡的別離，我總跟不上那《背影》，朱紅的橘子代表著父親的關心，而我所擁有的橘子寥寥無幾，在同個屋簷下，我和爸爸是鐵軌上的平行線，講話的次數都沒多過我與售票員，自打我出生，爸爸就在牢裡，我聰明的覺得大家和我一樣，只有媽媽，直到六歲以來這個陌生的男子，出現我眼前，我不知道怎麼怪罪他，這個人從來沒來過，我也不曾失去過，每個人都是火車，都有自己的軌道，我們照著自己的生活去跑，但一節節車廂內發生的事情，只有我們知道。我知道車上的倒影，媽媽正教育著自己的小孩坐姿端正，我如坐春風；我知道對面的阿伯在電話裡，思念女兒的聲音；剛剛差點趕不上火車的那個上班族，其實走不開生重病的媽媽；每個人的故事在同一列火車裡進行著，就像我們每個人在地球上，活

著。

在我雜碎的記憶裡，月台前行色匆匆的心情，嗔怪著爸爸媽媽，給予我的環境，書包繞著媽媽為我的嘮叨，那輛過了的火車與下班區間車的模樣豪無二致，數位板上的數字卻是大相逕庭，生鏽的軌跡沾白了媽媽的髮絲，時間也追不上那班，我趕不上的車。火車飛快我像沒了車頭的壞小孩，時間沿著火車讓我明白，時間只能自己掌握。

列車路上，媽媽是長官，她帶領我走過熱鬧非凡的城市，也帶我走過平平凡凡的鄉鎮，媽媽引領著前方的路，而剩下的路，我想自己打造我想去的地方，建造不一樣的我自己，像彩繪火車那樣，希望我也能像《星空》那樣，駕著飛天火車，自由自在的在空中領航，是媽媽帶我到區間車上，從小在區間車唱。